

庫 文 華 中

集一第育教衆民

說 小

冊 二 第

編 攸 伯 呂

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小說 第二冊

紀念品

『爸爸，爸爸，小學堂裏的先生今天要走了。』小毛慌慌張張的奔到田裏，站在田邊上對那正在割稻的小毛爹喊着說。

『什麼，小學堂的先生要走了嗎？那末，誰來教你們唸書呢？』小毛爹也連忙伸起腰來，問着小毛，因為他很關心小毛唸書的事；他知道像他一樣不識字是很苦惱的。

『我不知道呀，爸爸，你快去問問先生看，等一會兒他就要走了。』小毛在田邊上性急的跳着腳。他是很喜歡上學校去的，現在，聽說先生要走了，心裏很是難過，可又不敢和先生說話，祇好來央求他爸爸。

小毛爹被他催不過，祇得穿起了草鞋，跟着小毛向小學堂裏走去。說實話，他心裏也的確喜歡那位先生，很願意在他臨走的時候去見見他。

小學校門口停着一輛獨輪車，村裏的孩子們都圍在那兒看熱鬧。那個車夫剛拿了幾件行李，跟着先生從裏面出來。小毛爹看到這種情形，趕緊走上幾步招呼着說：

『先生，你怎麼這樣快就要走了，我們村裏的人也沒有得到信息，都還不知道呢！』

先生抬起頭來看見是小毛爹，微笑着點點頭說：

『我也很覺得對不起你們，要走了，連通知你們的機會也沒有。我還是昨天晚上接到快信，城裏的教育局，有要緊的事，叫我馬上就去；我這一去，也許不會回來了。不過，新先生明天定

會來接手的，決不會耽擱了孩子們的功課。」

『但是，先生走得這樣快，我們心裏多麼難過！』小毛爹一面說，一面拍拍小毛的頭，『就是小毛，他也捨不得先生走。』

『對了，先生，我們不要你走，你不走好不好？』這時幾個在小學校裏的孩子都叫了起來，他們實在覺得上學是一件頂高興的事：從書上，他們可以知道許多從來不知道的事。

「我也不捨得離開你們呀！不過，教育局要調我回去，我怎麼可以不走？」先生望着那些孩子們，也現出很不自在的樣子。

『先生，你真的要走，也是沒有法子的，你可不可以給我一樣雞……雞年……那個雞年什麼的，讓我看了就不會忘記你的那個東西。』小毛爹紅着臉低下了頭，一面用腳不好意思的擦着泥地，他心裏想，那個雞年什麼的，真不容易說。

哦，你說的是紀念品嗎？那很容易，我寫幾個字留給你吧！』

先生立刻從懷中拿出一本簿子，扯下一張紙，在上面寫了幾個字，交給小毛爹。

『這……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？』小毛爹依舊紅着臉，他沒有讀過書，白白睜大了眼，也不知道上面寫些什麼。

『這幾個字你的兒子都認識的。小毛，你唸給你爸爸聽！』先生對小毛笑着說，小毛便大膽的掂起腳尖看着小毛爹手中的那張紙片，別的孩子們也都圍攏來瞧。

『今日事，今日完。』小毛讀完了，眼望着先生，不知道有沒有唸錯。先生點點頭，很高興的說：

『唸得很好，一個字也沒有唸錯！這幾個字的意思就是今天

的事，今天都要做完，不要留到明天，因為明天要碰到什麼事，我們都不知道。小毛爹，如果你能照着這兩句話去做，一定會得到許多好處。』

『嗯，我一定不會忘記的。』小毛爹感激的說着，就把那張紙片塞在腰帶裏。

這時，車夫已把行李在車上安頓好，過來催先生動身，先生便坐上獨輪車，車夫把車帶套上肩頭，推着走了。

『再會！我去了，你們仍要好好的唸書呀！』先生向孩子們揮揮手，又對小毛爹說了聲『再會！』

『先生再會，再會！我們一定仍舊會好好唸書的。』孩子們也揮着手，對先生喊着，小毛喊得更起勁。

『先生再會！』小毛爹說了一聲，便說不下去了，他覺得喉

嚙口被哽住了，好像快要哭出來。他站在那兒，看先生坐着獨輪車，在那條通到城裏去的石板路上，漸漸遠去。一直到看不見了，才用手背擦擦發酸的眼睛，回到田裏去割稻。

孩子們都散開了，到各家去傳報「先生走了」的消息，小毛也一跳一跳的跟着他們走去。

小毛爹彎着腰在田裏割着，割着，祇聽得一片「察察」的聲音，雪亮的鐮刀碰着稻桿，稻子便倒了下來。小毛爹純熟地一路割去，那一叢叢的稻子，也一點點稀少下去。

割着，割着，太陽已升到天空的正中了，小毛爹的肚子也餓了。他更歇了工，坐到一棵大樹底下去，拿出旱烟管來吸着，等待小毛送飯來。

小毛爹「嗤嗤」的吸着旱烟，望着稻田裏很愉快的想：

『今年收成很不錯，穀粒都長得很結實，完了田租以後，剩下來還可以賣得一筆錢，可以好好的過一個時期了。』他想看，便不覺露出一個笑容來，『這些稻本來今天可以割完的，剛才在學堂裏，耽擱了許多時候，恐怕不到黃昏時是割不完了。反正人很累了，今天還是歇歇吧；那些沒有割下的，且留到明天再說！就是那些已經割下的，也只好在田邊上堆一夜了。』小毛爹想着，同時點着頭，表示自己的意思很不錯。

他坐了好一會，肚子更餓得利害，可是，還不見小毛把飯送來，於是，便站起來，把手掌搭在眼睛上，竭力向自己家裏那一方面望去，卻仍舊看不見小毛的影子，他狠狠的頓了一下腳說：

『這個小東西，學堂裏不唸書，又不知野到那兒去了？到這時候，還不送飯來。回家去，一定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。』

『爸爸，我不是把飯送來了嗎？』小毛嘻皮笑臉地拎着一只飯籃子，從樹的那頭鑽了出來。

『你這個小東西，真是越來越沒有規矩了。』小毛爹喃喃的罵了一句，便打開飯籃子的蓋，自顧自吃起來，他肚子實在餓得慌了。

『爸爸，你瞧，先生給你的那張紙片，掉在地上了。』小毛說着，把那張紙片，拾了起來，一個字一個字的又唸起來：

『「今日事，今日完。」爸爸，先生剛才說我唸得很好呢！』

小毛爹沒有理會小毛，他也忘了這張紙片，是怎樣從腰帶裏掉出來的，祇是這「今日事，今日完」六個字卻打動了他的心。

『真該死，我還答應先生不忘記這兩句話的，怎麼一會兒功夫，就記不得了。這樣看來，我今天割完了這些稻，應該立刻就

搬進屋子裏去，不要留到明天，明天，或許會下雨，稻就要爛掉了。』小毛爹抬起頭來望望天空，『太陽這樣好，雨恐怕不會下的，不過，別去管它，先生特地寫給我的話，總不會錯！我祇要照着做好了。今天不論怎樣累，一定要把這些稻割好，對了，今天一定把這些割下的稻，搬進屋子裏。』

小毛爹越想越性急，他一大口一大口匆匆地吃完了飯，把旱煙袋和煙盒掛在腰裏，又囑咐小毛把那張紙片拿回家去，好好的收起來，他自己又下田去割稻了。

天快晚了，小毛又拎着飯籃跳跳奔奔的從家裏出來，隔壁的長富站在門口望見了，很奇怪的說：

『小毛，你還要跟你爸爸送晚飯去嗎？怎麼他今天這樣忙？』

小毛站住了，對長富說：

『長富叔叔，今天爸爸發了狠勁兒，他說一定要把稻子都割完了，再把它們完全搬進屋子裏才罷！——所以，連晚飯也不回來吃了。』

『這是爲了甚麼，讓我去看看他。』長富聽了小毛的話，笑起來，跟着他向稻田走去。

還沒有走到稻田，長富便遠遠地對那彎着腰在出力割稻的小毛爹叫了起來。

『小毛爹，你好勤快呀！』

『呵，呵！』小毛爹抬起頭來，看見是長富，便笑着招呼了他，『我看看田裏的稻剩下沒有多少了，便想把它一起都割好，然後挑到家裏去。』

『難道有誰要搶了你的，你這樣不放心？』長富故意向四邊

望望。

『不，不，誰會搶我的稻子！只因今天學堂裏的先生走了，他臨走的時候，要我記住一句話：今天的事要今天做完，不要留到明天。——這大概是他從書上挑選出來的。』小毛爹一本正經地說着。

『哼，我最不相信那個先生，你瞧，我家的阿大，阿二，有沒有送到小學堂裏去唸書？凡事只要自己有主意，相信那些書上的話有什麼用？我田裏的稻還沒有割完，就是割下的也都堆在田邊，偏偏要等到明天才挑回家，看有甚麼禍祟來！』長富很神氣的說有，小毛爹一聲不響，默默地從田裏走上來，接過小毛手中的飯籃，很快地吃着。長富站了一會，覺得沒趣，也就走了。

這天，等到小毛爹把最後一担稻挑回家，夜已很深了。他走

過長富家門口，看見裏面早已黑洞洞的，一家子都早已睡覺了。

小毛媽打了水，給小毛爹洗過腳，他們也熄了燈，上牀去睡了。小毛爹睡下來的時候，覺得腰和手都很酸，他今天真是累極了，所以不一會，便呼呼地睡熟了。

半夜裏，忽然一聲很響的雷響，把小毛爹嚇醒了。他睜開眼睛，仔細地一聽，窗外正「嘩啦啦，嘩啦啦」的下着傾盆大雨，接着又是一道閃電，又是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響。在這當中，他聽見隔壁長富家的門開了，有幾個人慌忙的跑了出來，扁担碰着門格子響，長富的老婆尖聲叫着：

『快去搶救那些割下的稻子呀，等一會給雨水一沖，全都不要了！』

遠遠地，又有幾家人家開門的聲音，慌忙的喊叫着，腳步在

地上的奔跑聲。小毛爹在牀上安靜地閉上了眼睛，他很放心，因為他的稻子都已收藏在屋子裏了。他又記起「今日事，今日完」這六個字來，他想：

『唸書真是好事情，書上的話一點也不錯。以後要叫小毛更加好好的唸，再叫他把書上的話，講給我聽，把書上的字教給我認！』

外面依舊下着大雨，小毛爹模模糊糊地，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又睡熟了。

王老爹的笑

太陽快下山了，村裏每家人家都在忙着預備晚飯。

王老爹正站在門口督促他的大兒子阿牛收拾着農具。

『王老爹。』那株大槐樹邊，走來一個人，高聲招呼着他。主老爹眯細了兩只老花眼，竭力向前面望過去，仍舊望不見那是誰。還是阿牛眼快，早就認出了，他告訴王老爹說：

『爹，是鎮上盛記水木作的張夥計。』

『哦，哦，張夥計，你們的老板好嗎？』王老爹點着頭。

『託福，老板很好，不過我來是要告訴你，你家的阿貴闖了禍了。』張夥計說着，已經走到他們的身邊。

『什麼，阿貴闖了禍了？他闖的什麼禍？』王老爹嚇得連聲音也發了戰，呆呆地盯着張夥計，阿牛也吃驚地站了起來。

『我也不知道，祇是老板差我來，叫你到鎮上去一次。老板今天生氣得很，他說無論如何，不能讓阿貴再在我們店裏做下去了。』張夥計冷冷地說。

『阿貴倒底闖了什麼禍呢？平日老板不是很歡喜他，說他能幹嗎？』王老爹好像有些不大相信張夥計的話，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小兒子阿貴，是個規規矩矩的好青年。

『是呀，老板一向是很喜歡你家阿貴的，可惜他現在生了氣，他叫你到鎮上去把阿貴領回來。你快些走吧！』張夥計的口氣很不好聽，大概是爲了老板平日對阿貴太好了，他有些氣不過的緣故。

王老爹也沒有心思去領會張夥計說話中的含蓄，他匆匆忙忙地去拿了根拐杖，彎了腰，唉聲嘆氣地跟着張夥計上鎮去。

張夥計年紀青，腳步快，王老爹年紀大了，雖然他費盡力氣地走着，卻總是跟不上，常常要喊張夥計等一等。張夥計卻像沒有聽見似的，自顧自走着。王老爹一面拼命地趕向前去，一百喘

着，暗暗地嘆着氣：

『唉，我王老爹不知作了什麼孽，不知作了什麼孽！』

好不容易，王老爹才跟着張夥計，走到了鎮上盛記水木作門口；張夥計帶他到了老板的房門口，便走開了。王老爹用手抹了一把汗，推開房門，看見老板正坐在桌子旁邊，阿貴低了頭站在他面前。

他們聽見門響，便一齊轉過頭來，阿貴看見是他爸爸來了，便趕緊叫了聲『爹』，過來想攙扶王老爹，但王老爹狠狠地把他一推，喘着氣說：

『算了吧！不是爲了你，也不會害我急匆匆地，趕到鎮上來了。你倒說說看，你，你做了什麼壞事呀！』

阿貴祇是低了頭，一聲不響地站着。